

开放丛书·思想文化系列

[加]刘 国 著

# 西门庆与潘金莲

——《金瓶梅词话》主人公及其他

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# 西门庆与潘金莲

——《金瓶梅词话》主人公及其他

〔加〕刘烈 著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1989年·哈尔滨

## 西门庆与潘金莲

——《金瓶梅词话》主人公及其他

(加) 刘烈 著

责任编辑：高质慧

封面设计：黄耀成

---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  
沈阳第二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4.75·插页2·字数95千  
1989年2月第1版·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6,000

---

ISBN 7-5316-0379-9/G·319 定价：1.50元

取得重印权 限国内发行

## 目 录

- 一、西门庆是扬州人么? ..... ( 1 )
- 二、马价银和其他  
——论吴晗先生《金瓶梅词话》著作时代  
论证 ..... ( 22 )
- 三、《金瓶梅词话》和其他小说的关系 ..... ( 44 )
- 四、从《金瓶梅词话》一二事和回目诗看  
作者 ..... ( 54 )
- 五、西门庆 (一) ..... ( 62 )
- 六、西门庆 (二)  
——西门庆与潘金莲 ..... ( 84 )
- 七、潘金莲 (一) ..... ( 92 )
- 八、潘金莲 (二)  
——潘金莲和西门庆 ..... ( 113 )
- 九、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创作动机 ..... ( 122 )
- 十、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创作努力 ..... ( 139 )

## 西门庆是扬州人么？

### 一、《金瓶梅》书中的扬州话

在研究《金瓶梅》语言的作者中，已有几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戴不凡疑改定《金瓶梅》者为浙江兰溪一带的吴侬<sup>①</sup>。而孙逊以为“今天一般《金瓶梅》的研究者认定作者是山东人<sup>②</sup>。说及吴语者首先根据沈德符的万历《野获编》言及《金瓶梅》“原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，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。”<sup>③</sup>魏子云更进一步提出“语言是《金瓶梅》一书最杂乱的问题”<sup>④</sup>；又说：“《金瓶梅词话》的语言，可以说是四六杂处，鲁豫燕冀，吴越维扬，都有鲜明而杂出的方言夹杂其间。”<sup>⑤</sup>他举出

- 
- ① 参看戴不凡著《小说见闻录》，浙江人民，1982年，第137—139页。《零扎六题》中列举“撮”（《金瓶梅词话》第2回）、“味”（8回）、“事务”（9回）、“劳录事体”（79回）等。
  - ② 参看孙逊、陈绍著《〈红楼梦〉与〈金瓶梅〉》，宁夏人民，1982年，第392—393页《论金瓶梅的艺术成就》中列举“俺”、“孤老”、“五脏庙”、“受用”、“头里”、“众生”等。
  - ③ 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25。
  - ④ 魏子云著《金瓶梅探原》台北巨流，1979年《补述》第215页。
  - ⑤ 魏子云著《金瓶梅探原》第127页；第218页。

“韶刀”是江苏丹徒语，而书中有“跳上白塔”、“牛骑（犄角）”<sup>①</sup>等京语，而韩道国之谐言为寒到骨，则非山东语<sup>②</sup>，等等。

将这三位先生的话比较一下，就会很惊奇地发现，如戴不凡认为苏白的“劳碌”竟被孙逊认为标准的山东话，而孙逊所提出的至少有“五脏庙”、“毛司”、“出恭”、“性子”、“苕帚”、“盘缠”、“洋沟”、“墩”，可被认为江苏维扬系的话。我们相信，如果再深究下去，必会发现得更多，大家认为作者是山东人的事实就需改变。

书中用的“俺”、“俺每”、“咱”等词无疑是山东话了吧？《金瓶梅》是在《水浒传》武松杀嫂的故事上发展的，而武松是在山东阳谷县会见兄嫂，杀了当地的山东人西门庆的。笑笑生肯定注意到山东话“俺”、“俺每”、“咱”等位词，他如不用，而用吴语“唔”、“唔哩”、“阿拉”、“侬”、“耐”、“伊”、“伊拉”等位词，岂不要令人发笑么？去掉这些山东语，作者是山东人的分量就要减低。

而且，《金瓶梅》是词话，跟杂剧、传奇有很深的关系。明代的杂剧、传奇受元代杂剧、传奇影响最深。虽然明代杂剧、传奇的作者极大部分是南方人，北方人极少。这些南方作者习用传统的杂剧、传奇的词，如山阴人徐渭的《玉禅师翠柳一梦》的第二折收江南中就用“俺”作位词，如太仓人吴伟业的《通天台》第一出尾“赚煞尾”也用“俺”，他们也都是山东人么？

① 魏子云认为“牛犄角”为标准北方语。明代的陆世廉是苏州人，他就用过“牛犄角”（见《西台记》第一出）。

② 魏子云著《金瓶梅探原》第127页；第218页。

米星曾提出，《金瓶梅词话》作者“将‘我们’、‘你们’作‘俺每’、‘你每’，还故意用元曲中用语，表示非明人所作。”<sup>①</sup>我们以为笑笑生并没有故意用元曲中用语，因为元曲的传说来自北方，著名元曲作家如关汉卿、张国宾、石君宝等都是北方人，而北方人的用语就成了曲的习用语，这是一切曲作家尤其在人称上应用北方语的主要原因。虽然明代杂剧、传奇作者主要是北方人，到了“北词几废”（沈得符《顾曲杂言》）的地步，南曲的作者仍按照北曲的传统习惯用语。应用的多寡，语气的分别当然是有的，但保留了一定的习惯用语。

中国南方的作者历来受到北语的影响，因北语除土语外，写和念是一致的，而南语则说写不一致。南方作者必须写北语，这概应归秦始皇厉行书同文的“德政”。屈原的《离骚》就不用北方的口语，其句尾现代的中国人读起来就不自然。许多世纪以来，南方的作者在书写的需求下多少吸收了北语，有时还吸收了一些土语，特别是曾在北方住过，对元曲、杂剧、传奇有研究、较多接触的作家。因此，一个南方作家笔下杂有北语是不足为奇的。又正因为明代杂剧作家大部分是南方人，这些南方人也就不知不觉地将南方习用语渗进了作品。比如说“物事”两字，在嘉靖、万历时代甚至更早就已成为“东西”的代词。“物事”是东吴语，但并非写“物事”的就必须是东吴人。“物事”从抽象上看要比“东西”雅，那么为何不用呢？这也是南方作者影响北方语内容的一种必然现象。明代的作家既无意用“东西”，也没

<sup>①</sup> 米星著《金瓶梅考证》，天津百花文艺，1980年，第10页。

有想到分“南北”。

笑笑生绝不可能想以写书的语言使人以为是宋朝的作品，更不会故弄玄虚捉弄后来研究他小说的专家。他既用了“武松杀嫂”为底本，故事既在山东发展，他当然尽力用杂剧上习用的位词和词语。但他并不为这一习惯限制，在“俺”、“俺每”、“你每”、“咱”、“咱每”、“我每”之外也用了“我”、“你”、“我们”、“你们”。我们以为他并不是在滥用，而是在著书时；书中非山东清河人物发言时，更自然地将其语言直书，不勉强地将它们改为山东语。而这些语主要是维扬系语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下面是我们随手拾来的六十个维扬系语：

日头在半天里，便把牢门关了（二·四）<sup>①</sup>、到明日养个好娃娃（六·四）好不四海（七·二）、谁晓的（二一·四）、两个才到一答里（二一·四）、有庄亭（二一·五）、三扒两咽（二一·十）、勾引游营撞尸，撞得多咱才来（二一·一二）、花子（二三·七，八·三，四十·三等等）、鞋也踩泥了（二一·六）、不知替你顶了多少瞎缸（缸应为扛，二一·一七）、烧的稀烂（二三·一）、我不好骂的（二三·六）、冷合合的（二三·七）、狂的有些折儿（二三·七）、什么事儿来家不告诉我（二三·十）、大滑答子货（二三·十）、在人前花俏起来（二三·十）、扒不起来（二六·二等等）、石头络刺儿（二五·四）、白眉赤眼（二五·

<sup>①</sup> 据万历本《金瓶梅词话》回，页，即第2回，4页。（下同）。



五)、毡脸弹子货(二五·六)、味了那黄汤;挺他两觉(二六·一)、墙底下(二六·一)、不长俊(俊为进,二六·七)、潘字吊(二六·七)、好犊孩子(二六·一一)、大髻髻……毡心子(二七·一二)、毡娘(二八·九)、剃做几截子(二八·九)、不尊贵(三一·六)、毡窟窿,嘎喝人(三一·十)、尿泡种子(三一·十)、富态(三一·一二)、表子(一五·七等)、心不在肝上(三三·五)、抓灰(三三·一)、家里老婆啃家子(三五·一一)、五脏庙(三五·一二)、昏君强盗(三四·一七)、韶刀(三五·一七等)、僻格刺子里(三七·七)、杓子(四十·一等)、我不好骂出来的(五〇·四)、弄耸的这么大(五一·一二)、我晓的(五一·一三)、就是我的儿(五一·一九)、随屁股跟了来(五二·一九)、嘴谷都(四六·十)、浑身通泰(五二·三)、抹牌(五二·十八)、私窠子(九八·十)、证他(五八·十五)、扒了口饭(六二·二四)、茗帚(六四·三)、决烈桶出个孩子来(七二·五)、顿些好甜水茶儿(七三·一七)、吃茶(七三·一七)

这些口语那么多、那么明快地说出,使人疑惑到《金瓶梅》书中人物和维扬的关系。作者即使用了些北语、甚至些北方土语,但从维扬语的分量和自然流露的情形上看,维扬影响是占上风的。

## 二、临清的妓院和扬州的妓院

临清近清河，明时为州，卫河由西南入运河，其城在运河东面，为河北船只至江苏等甚至长江以南省、自江苏甚至长江以南省至河北的必经之地。临清在明代是一个很热闹的码头。笑笑生如此描写：

“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处，商贾往来，船只聚会之所，车辆辐辏之地，有三十二条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楼。”<sup>①</sup>

将管弦楼和花柳巷的数目在车马商贾之外形容热闹繁华，有点象今日西方以电影院、剧场和旅馆的数目形容城市一般。一条花柳巷可有多少妓院？笑笑生曾在他处说过：“原来这条巷叫做蝴蝶巷，里边有十数家，都是开坊子吃衣饭的。”<sup>②</sup>如果以蝴蝶巷为标准，甚至于以蝴蝶巷因笑笑生言及而作为较出名、较大的花柳巷，那么三十二条花柳巷就要有至少四五十家妓院了。如果每个妓院的妓女数目是四至五个，十至八个（要有这些最低的人数才可称为家吧？），加上鸨母、龟头、唱者、服务人员，可能就有上万人靠接客“吃衣饭”的。此外，在陈经济以后开的酒楼（可能就是管弦楼），其中就有四方游妓<sup>③</sup>，我们也知道西门庆的第四妾

①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92回，2页。

②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50回，6页。

③ 同上，第98回，4页。

孙雪娥在一管弦楼中流露为游妓。游妓加上花柳巷的本地妓女，加上管弦乐者、唱者、楼中侍候人等，可能就会是近二万“吃衣饭”的人。临清虽繁华，能容纳这么多操妓业、技艺副业的人么？

能和临清的繁华热闹相较的，甚至远远超过临清码头的只有扬州。有关扬州的繁华，张岱曾有记录，虽然比较晚些：

“广陵二十四桥风月，邗沟当存其意，渡钞关横亘半里许，为巷者九条。巷故九，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。巷口狭而肠曲，寸寸节节，有精房密户，名妓歪妓杂处之。名妓匿不见人，非响导莫得入，歪妓多可五六百人，每日傍晚，膏沐薰烧。出巷口，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，谓之站关。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，诸妓掩映闪灭其间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西门庆以阔老爷的身分出入妓寮，以致“平康巷、青水巷这些角妓人人受他恩惠。”<sup>②</sup>扬州就有“妓女巷名平康：“扬州顾尔迈，字不盈，镇远侯介弟也，挟戚里之富往来平康，悦大小，贮之河庭，时时召客大饮，效陈孟公、高季氏授业将军印，左右指麾，客皆极饮沾醉……”<sup>③</sup>

① 张岱著《陶庵梦录·二十四桥风月》

②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55回，11页。

③ 张潮著《虞初新志》卷20。

### 三、《金瓶梅》中的扬州和扬州府

#### 1. 韩道国与王四峰、苗青游宝应湖

西门庆死后，韩道国从临清来的船上得到了消息，那时他正在扬州替西门庆做买卖。他便自由自在，作者写他“日逐请扬州盐客王四峰和苗青游宝应湖。”<sup>①</sup>

宝应湖并不在扬州，而近属辖扬州府的淮安。宝应湖离扬州约二百公里。即是方便如今天的交通，若扬州与淮安之间有一条超高速公路，每天乘汽车来回，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驾驶，来去宝应湖扬州之间需四小时才能“日逐”游，也要象徐霞客、老残那种有玩劲的人才行。因此，这种“日逐”游只有两种可能：一，“扬州”非扬州，而是淮安，从淮安游宝应湖并不太远；二，作者所说的宝应湖实为瘦西湖。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后者。因为象韩道国那样的市侩，决不会那么欣赏宝应湖的风光。他能日逐地玩，正因为其地热闹繁华，有妓乐相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瘦西湖的可能较大。那么，为什么笑笑生说是宝应湖呢？笑笑生也许是思想上不愿意提扬州的一切，愿将书中发生故事的实地移向北方，避开瘦西湖，提笔的忽略。

#### 2. 扬州的苗天秀、苗青、苗员外、王四峰、王伯儒、春鸿

《金瓶梅》四十七回，扬州苗员外不理化缘老僧警其勿离扬州，应东京表兄之请去访，以谋前程，家人苗青浪

<sup>①</sup>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81回，1页。

子出身，与苗天秀宠妾、原为扬州大马头娼妓的刁氏有染。苗青与刁氏在花园亭侧相倚私语，为苗天秀发觉后将其痛打。苗天秀赴京时带苗青及两家僮，不期乘上贼船。苗青和艄公合谋，在徐州洪杀死苗天秀。家僮安童被打落水未死，为老渔翁救起。安童在岁末时巧遇陈三衣主人衣，告到官里，将陈三、翁八捉获至案，供出苗青谋财害命。苗青急央与王六儿为邻的乐三嫂，转央西门庆为他求情。苗青之在临清是因为害了苗天秀后上临清店发卖货物，等等。我们知道苗天秀扬州启程是秋末冬初，数日后在徐州洪遇难，而言明安童在岁末又遇见害命艄公<sup>①</sup>。

苗青不知在临清发卖些什么货物，直到岁末尚未发完。苗天秀死后，苗青应伪作主人家僮落水赶回扬州，与刁氏或完成好事，或避往他乡，但书中反称他往临清发货，迟迟不归。书中又未交待翁八、陈三怎知苗青在临清发货未回，安童告状后，苗青又如何知道事发？笑笑生的原意是想说明西门庆和苗青的关系，将西门庆贪赃枉法的始末匆匆交待得漏洞百出——我们始终认为《金瓶梅》是仓促写成，未经修改。

如果我们换一个地方，苗青谋财害命的地点不在徐州洪，也不在临清或清河，而在扬州；安童未落水，也未遇救，陈三、翁八本无其人，一切漏洞就都消失。笑笑生是根据了贼艄公害客人的故事<sup>②</sup>写苗青害苗天秀的。将这故事去掉，我们所得的就是扬州的一个被家人害死的员外事发后，

①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47回，1—5页。

② 参看《警世通言》卷11《苏知县罗衫再会》。

这个家人央王六儿求西门庆打通官府，西门庆贪赃枉法的事。但是因为作者写的是扬州的事，而西门庆应在临清，这就不得不以艄公在船上犯罪的故事，来自圆其说了。

苗青为这事送了西门庆一千两银子。西门庆送了夏提刑五百两，自己收了五百两。但是后来贪赃枉法的事教曾御史参劾。西门庆即向蔡京进贿。后因曾御史任满，又因他评蔡京所陈七事不合，被徽宗贬为庆州知府。新御史宋盘是蔡京亲戚，经说情，宋御史便了苗青<sup>①</sup>。

接着西门庆就派韩道国、崔保将三万盐引带到扬州去，“交付二人两封书，一封到扬州码头上投王伯儒店里下，这一封就往扬州城市，抓寻苗青问他的事情下落。”<sup>②</sup>

我们不知“事情下落”是盐引事还是苗青自己的事。照理说苗青自己的事已在四十九回中交待过，苗青已由宋御史放回，不予追究，而盐引事苗青又如何知道？就在这一段，作者写出非常了解扬州情形的西门庆。他知道扬州码头不在扬州城内，他又突然认识王伯儒的店就在扬州码头！

苗青的事方完，作者承《水浒传》中生辰纲故事，写西门庆送蔡太师“二十扛金银段匹”<sup>③</sup>。在那些上寿的客人中，西门庆突然看见了一个“扬州苗员外”。作者写：“原来这苗员外是第一个财主，他身上也现做了散官之职，向来结交在蔡太师门下，那时也来上寿，恰遇了故人。”<sup>④</sup>西门庆突遇故人，怎样故法，前后人都没有交待。

① 参看《金瓶梅词话》第49回。

② 同上，第51回，14页。

③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51回，14页。

④ 同上，第55回，4页。

苗员外带来了两个歌童：

“生的眉清目秀，开喉音唱几套曲儿。西门庆指玳安、琴童、书童、画童，向苗员外看看。那班蠢才只顾吃酒，却怎的比的那两个。苗员外笑道：‘只怕伏侍不的，老先生若爱时，就是送上也何难。’”<sup>①</sup>

后来苗员外践言，竟将两歌童送上西门庆家，还带了许多礼物。

苗员外不是苗青，理所当然。但后文西门庆差韩道国将货物布匹安置在苗青家。不安置在故交苗员外家，叫韩道国住在苗青家，不住在故交家，不知这是个什么安排？

如果说苗青就是苗员外，苗天秀根本就不是苗员外，犯罪的事实并非苗青杀苗天秀，而是苗员外，不必由清河的王六儿央西门庆，而是苗员外自己央西门庆，出一千两银子，这件事就清楚多了，这才能说是“故交”！

而苗青又知道西门庆好色，清河的女子尚不够美，一定要从扬州物色。西门庆的家人崔本从扬州回来（从五十五回就去扬州，至七十七回方归！）说：

“因说苗青替老爷使了十两银子，拾了扬州卫一个千户家女子，十六岁了，名唤楚云。说不尽的花如脸、玉如肌、星如眼、月如眉、腰如柳、袜如钩（？），两只

<sup>①</sup>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55回，7页。

脚儿恰刚三寸，端的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腹中有三千小曲，八百大曲，端的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，态度似红杏枝头推晓日。苗青如今还养在家，替他打厢（箱）套，治衣服，待开春韩道国伙计保官儿船上带来，伏侍老爹，消愁解闷。”①

我们以为苗青如果写成苗员外就比较合理，“故交”才会想得那么周到。此外，崔本回来不久，正月十二日，西门庆就死去。楚云似乎是一个重要人物，作者那么详细地介绍后就再没有后文，是件怪事。②

笑笑生在西门庆的扬州熟人中很早就将王四峰包括进去，并注明为盐商王四峰：“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盐在狱中，许银两千两。央西门庆对蔡太师人情释放。”③

扬州和清河相隔约六七百公里路，扬州有的是有权势的人，王四峰一诺二千两的人竟谁也找不到。扬州即使无人，近地南京一定可以有人，却偏偏要跑到清河去找西门庆。清河并不是主要产盐地，虽然北方一部分盐可能通过临清运往江南，但两淮是产盐地，从两淮的水道到达扬州似更合理。我们也知道，韩道国带货去扬州时不仅请苗青，也请了王四峰和他逐日游宝应湖，可见王四峰和西门庆的关系很深。笑笑生在全书中只说起西门庆贩盐引一次，也许西门庆和王四峰的关系在于盐上，可能西门庆也是个盐商，且是扬州的盐商。这样来解释就容易了解西门庆和盐商王四峰的关系。

①③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77回，18页；第25回，6页。

② 参看《金瓶梅词话》第9回，2页，形容潘金莲语。疑潘金莲即楚云，将在《潘金莲》一文中略作伸引。



系，和后者能化两千两银子托西门庆运动官府。

西门庆一次设宴请宋御史、安郎中、蔡知府、砖厂黄老爹时，有戏子献唱。小优童春鸿的弹唱“把宋御史喜欢的要不得的，因向西门庆道：‘此子可爱。’西门庆道：‘此是小价，原是扬州人。’”<sup>①</sup>

西门庆请的是海盐戏子。他向宋御史说话的意思是，春鸿现虽唱海盐戏，他原是扬州人，即本地人。如果西门庆身在临清，他除非对一些知己的扬州客人，才会说：“瞧，他原是你们扬州的人！”西门庆特别道出春鸿“原是扬州人”在一些非扬州人官员前，在自己非扬州人的条件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

#### 四、淮上和淮洪

“淮上”两字为淮阳人语：淮河对淮南人称为“淮上”，以与“下江”的长江比称。西门庆曾解释八仙捧寿的流金拆说：“也是淮上一个人送学生。”<sup>②</sup>潘金莲和王婆对话时间：“你儿子有了亲事？”王婆道：“还不曾与他寻，他跟客人淮上来家。”<sup>③</sup>书中又说：“王婆自从他儿子王潮儿跟淮上客人拐了赶车的一百两银子来家，得其发迹，也不卖茶了……开起磨坊来。”<sup>④</sup>

说淮上的必非山东人。淮河离山东几百公里路，山东人并不熟悉，他们熟悉的是黄河。江南人也不熟悉黄河。他们

<sup>①</sup>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74回，9页。

<sup>②</sup>、<sup>③</sup>、<sup>④</sup> 《金瓶梅词话》第74回，7页；第76回，15页；第86回，7页。